

华表的故乡

——尧都文化丛书

乔忠延 阎永业 张小红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佩芝

封面设计 薛卫真

华表的故乡

——尧都文化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加强党的领导，搞好

村民自治，推进经济

发展。

郝忠忱

目 录

序	张德华 段素果(1)
乔李大视野	张行健(1)
洪堡气魄	姚建红(23)
屯里人的小康梦	费全印(31)
新民和新民们的村庄	谢静萍(39)
沃土雄魂	阎永业(52)
收获的季节	尉晨光(65)
新型主仆	乔忠廷(76)
深山坳里,有一方净土.....	张明泉(86)
琥珀光里看西堡	赤 耳(94)
志在拓新	宋巧珍(102)
一片燃烧的晚霞	潘绣缎(111)
大山的回声	陈德民(119)
龙泉潮	刘 琳(127)
“透明”,从这里开始.....	梁希民(141)
把命运攥在自己手心	张苏华(153)
那楼·那厅·那池水	刘长青(162)
多彩的篱什	张行远(168)

寒冬里的报春花	刘 文(177)
小康之光闪烁处	樊亚涛(186)
这里是一片绿荫	德 民(197)
马家良的变迁	阎安福(205)
栽桃烂漫红	高树德(213)
坛地人	张志刚(222)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姚砚库(231)
荒滩上的路和人	郭 林(241)
青青坟上草	谢静萍(249)
尧天太阳群	刘 琳(257)
基石	黄俊英(269)
为了这方深情的土地	张行远(275)
大舞台上魏村人	陈 民(283)
编后	(291)

序

张德华 段素果

《华表的故乡》是一部反映临汾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报告文学集。

仅书名而言,就让人十分佩服和理解编著者的匠心。

华表,是古代立于宫殿、城垣或陵墓前的石柱,柱身往往刻有花纹,是尊贵、威严的象征。华表一词的本意是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华表自尧而设,尧建都临汾,无疑,临汾即华表的故乡。

设立华表,允许臣民上谏君主,议论朝政,并纳谏从善,是尧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可以说,华表是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标志。遗憾的是,华表在秦朝被取消了,虽然汉代重新恢复了华表,但已失去了华表原本的意义,成了历代帝王皇宫的装饰物。

到了 20 世纪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农民实行村民自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让村民自己选干部,自己管村务,自己定大事,参政议政,当家作主,有效地推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众所周知，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80%，因此，农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将决定着我国共和国的性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经济上当家作主的权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行村民自治，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临汾是唐尧故都，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列，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在华表的故乡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既体现了圣尧遗风，也展示了临汾市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风貌。用报告文学忠实地再现临汾农村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书的作者们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把握住了时代跳动的脉搏，捕捉到了社会前进的信息，因而才写出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作品。村民自治出现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才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能写出有如此力度的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把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旨在宣传村民自治示范村的先进事迹，使他们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推而广之，为推进我国农村民主进程撮土出力。

我们相信，当村民自治活动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华表的故乡》将进一步显示出它的历史作用。

1992 年 8 月于尧都

乔李大视野

张行健

小 序

在五经之一的《礼记》中，有孔圣人的《礼运》篇，文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谓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见《礼记·礼运篇》）”

这段文字精辟阐述了圣人的治国主张以及一生孜孜以求的人类社会大同之世的理想，孔子生于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在两千年前的春秋奴隶社会，能有这种高境界的向往，并付之理论与实践，尽管其带有古代的原始共产的意味，也难能可贵，令我们后人充分地敬钦了。

自此之后，奔涌不息的历史大潮流过了 2000 多年的坎坷与艰涩，在每一段波澜壮阔抑或狭窄水急的流程里，无不涌现出一批批仁人志士来，在为不同含义的“社会大同”而揭竿起义奔走呼号……对大同世界的渴望，盼绿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眼睛……

终于，人类的脚步从洪荒岁月迈到了现代文明。当亚细亚的太阳又一次回归辉煌地普照这片文明悠远、积淀沉重的华夏大地，改革大潮再一次冲刷着我们民族的血管，人们从历史的朦胧和混沌里刚一醒来，便痛苦而惊喜地迎接着商品经济的席卷。九亿农民的变革走向和农村生产体制的更改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惊叹不已。

另一方面，平静的田园生活被搅动得失去平衡浮躁不安，昔日的穷汉半年间腰缠万贯，颐指气使；昨天还系着羊肚手巾穿着大襟布袄的老农倏忽间西装革履，罗圈腿坐进小轿车，当起厂长或经理；大片大片恪守着春种秋收的诺言的土地，恍忽间变成了炼焦厂炼铁厂，缕缕黑烟飘送到明净乡野的上空；农家子弟们小学没毕业，便大批成队地弃学从事小商小贩，一声声充满童稚口音的叫卖声在完成着剩余的学业；大姑娘可凭着一张耐看的脸子和苗条身材，嫁给年岁大于自己一倍或几倍的阔佬，去转户口去繁华的城市去享清福……人们面对着商品经济的漫漫扼腕叹息世风不古江河日下。多少个村委会或许只剩下一张桌子一枚戳子和几面陈旧的奖旗，村干部们没了往日的权力与威风，脸子失灰地忙于自家的小营生，老弱病残者苦不堪言，五保户们成了无保户，儿子娶过媳妇盖起两层小楼，把娘老子关在门外过起自己的红火日子……中国的土地本来具有明显的保障作用，可对比效益明显下降，日益陷入淡化境地，多少社会学家们无不担忧地分析：中国已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实。是的，铁饭碗早应打破，可是却出现了金饭碗银饭碗铜铁碗和没有饭碗的呀……

面对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农村问题：农村产业结构的剧变、劳力的闲置、盲流的倍增、土地的锐减，诸多丑恶现象的借尸

还魂……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均在深深地思索。带着许多困惑和迷惘,迫切需要对现实农村多角度的了解,我踏上了这片不平静的热土。

为什么你的眼里含满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王运康站在一面土坡上,久久地、久久地看着什么,金秋的风尽情地拂在他身上,把朴素的衣衫兜起来,向后飘去,呼呼响着如一面旗帜。他的身材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乔李村的老杨树,高大、硕壮、挺拔、质朴,他的根也像乔李的大树一般,深深扎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

坡是一面高坡,这里,能看到乔李村的全貌。

这是临汾盆地东北隅的一片旱塬。8000多亩土地养活着4000多口人,高处鸟瞰,大块的方田如古代井田制的割分,条理而整齐,粮区和经济作物区将地段划分得有了审美层次。村落是看不清的,排排青砖瓦房全掩映在树木的浓绿里,那是一团深绿色的梦。在这迷人的深绿里,十几处青灰的白点凸现出来,那是气魄的学校、村委会楼房和属于集体经营的木材加工厂、面粉加工厂等企业建筑,它们一起真实地点缀在绿梦中,把村落写成一首动人的抒情诗。开阔整洁的街道连同两旁伞般的法国梧桐和秀丽的雪松,带子一般把村落和田野连起来,向西边延伸。

旧乔李是一幅啥样子?那落后贫困的镜头不止一次地闪回到王运康的眼前:村前七条黄土坡,村北旱地靠雨落;村东庙台瓦渣窝,村西沟底荒草坡。街道窄小垃圾多,地上不平尽

圪窝；遇到天旱没着落，多数农家缺吃喝……这是过去乔李村的一个缩影。那时候王运康正年轻，家乡的贫穷深深刺激了他，一个志向如发芽的豆子般在他的心胸里膨胀。

53年，他就担任了村干部，他把年轻的心交给集体啦。

社里要盖一排马房，正缺木料，而家里，正堆着准备盖房子的木材，他想都没想，就派几个人拉到社里了。作务了一辈子庄稼的老父亲叹息道：这娃，家里是靠不上他了。

家里的确是靠不上他了，他却成了乔李村的脊梁。

初冬，寒气同干旱一起困扰着乔李的麦地，一秋无雨没底墒，如不冬浇，麦子便全会枯死。好不容易引了一股渠水浇地，可一处渠垅被冲毁了，宝贵的水哗哗流到路上。地已上冻，取下少量的土，填上，迅疾地又被冲去，地边又无砖石，一群人手忙脚乱也没把口子堵上，大家一时没有主张。王运康没慌，铁青的脸上显出决断的从容，穿一身棉衣棉裤的他忽地就横在豁口上，只把脖子和脑袋留在渠垅上。

“快，朝我身上填土，沓兑里塞草，堵住水再说……。”

人们呆了一下，怔了一下，赶忙动弹起来，一锹锹土一把把草填在他身上，塞在他身下，他修长的身材成了一截渠垅，水又顺从地从渠中流去了……

第二年麦子收成不错，第二年以后的无数个日子里，逢阴天下雨王运康的腿便酸疼起来。

秋天，淫雨漫漫，水库堤坝边上积满了淤泥，要修水库就得趟过泥水，而泥水齐腰深。村民们犹豫间王运康发话了：

“大伙听着，18岁以下的40岁以上的都在库堤上干活，年轻人除了有病的都跟我下——。”言罢裤子一挽“扑通——”跳到泥水中，身后连连响起扑通扑通跳水声，水花激起了秋日

的亢奋，也激溅起乔李人的品格。

四清运动的进行中，王运康熙例受到了审查，他的火爆子脾气和倔强的性格当然得罪了不少人。工作队让他反省交待问题，一个月不能回家，不能与家人见面。

70岁的老母以为儿子早寻了短见，整整一个月，每晚打着灯笼在道里、井台边、树杈上找他，摸他，看能不能摸到儿子的尸体。

“康娃子——康娃子——”一声声苍老而沙哑的啼唤在村巷里徘徊，听得人心里发怵。

一月后，一身正气的王运康过关回来了。家人劝他不要当这个担惊受怕的村干部了吧。他却说只要大伙拥护这个干部我是当定了。

果然，四清复查之后的66年，他便当了村支书，他对整个村子的发展有了一整套规划。

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清脆的马蹄声敲击着吕梁大山的沉寂和凝重。一个汉子拉着一匹小马驹从大山深处走出来，马蹄声是脆响的，汉子的脸上布满了喜悦。他算计着，十年之后的这匹母驹将一代代繁衍出多少马驹骡驹来。

十年之后的乔李村马场上，已有50多匹牲畜了，红骡子高来黑骡子低。有谁知道，这就是当年一匹马驹起家的呀。那个牵马汉子就是乔李村支书王运康。

之后村里又建起种牛场、机械厂、砖石厂、木器厂。王运康带领群众勒紧裤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苦战三个冬春，打井40眼，全村70%的土地变成水浇地，人均吃粮600斤，全村植树2.4万株，把村北的“北大荒”建成了108亩地的果园。1973年，又率领群众对全村8000亩土地大平大

整。当时村里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地里老坟摊了，新坟迁了，老树剝了，老碑楼子推了，老土垌子平了，老思想批了。展平的土地上没了障碍，百天又打新井百眼，修防渗渠 1.1 万米，建了 10 个方田，打修 18 条道路，使全村实现了水利化和方田村网化。并积累了厚实的家当，有了新农村的风貌。

乔李踩着历史的步点走到了 1980 年。

80 年代初的春风是温暖的。联产承包责任的这股复苏农村经济的雄风带着大刀阔斧改革的强健信息呼啦啦吹到了乔李时，在复苏的土地上王运康却愣愣怔怔地懵懂了。

集体的财产，土地、牲畜、农机具和村办企业承包给个人，分散经营？王运康的眼前是一个个问号，那一阵他不思茶饭，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转悠，马场、街道、果园、沟沟坎坎……他想用手抚摸路两边每一棵粗壮的树木，眼里濛濛地含两汪泪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手里置下的家当谁不心疼呢？王运康沉浸在深深的反思里。

大雁成行头雁领

20 几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乔李村的报告文学《大雁成行》。毫无疑问，书中烙印着那个时代的极左色彩和失败的描述。但不成功的文笔背后却渗透了乔李人们战天斗地的汗水和心血凝聚起来的成功。4000 名乔李儿女们在黄土地上辛勤书写社会主义的文字，是全社会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不是哪一篇短文哪一本小书所能容纳和涵盖了的。

大雁成行。多么洒脱和富有诗意的囊括，在几千只矫健和执著奋飞的大雁行列里，引导着那群排成硕大“人”字的头雁

们，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名字：高仰斗、王运康、李敬白、吴泉林、李长有、郭广居、李文琴、安龙、刘社子、景红熬、常福德、高富贵，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们是乔李村第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是他们，把精力和心血全部倾注到这片深情的土地上了。

80年代初期，王运康遇到的困惑其实是这个团体班子共有的困惑。他们在村委会里吵了三天三夜，熬了三天三夜。怎么办？是分光分净一刀切，这正迎合了部分群众的要求，还是宜分则分宜统则统？在群雁短暂的徘徊里，需要头雁作出明智的选择。

这些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庄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本村的实际出发，进行乔李式的改革，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原则，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土地多分少统；农机具分小统大；牲畜们全分不留；集体树木、企业、房屋等固定资产全统不分。”这建议是王运康、李敬白几人提出的，大家反复讨论，觉得这种做法充分发挥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又保护了集体资产不受损失，为巩固集体经济打了较好的基础。大家拍板定案。

二三年之后，由个人承包的几个企业由于经营不当或主导思想的偏差，情况普遍不景气，不少劳动力户出现了耕种难，浇地难和收割难一系列问题，家庭养殖业和加工业发展后的用电用水，单家独户无力解决……村民呼声高涨，而村干部却势单力薄，能够提供给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少，每年向大家提留摊派却越来越多，“要”与“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矛盾渐渐凝成一个疙瘩，久久地郁结在李敬白的眉宇间。

这一年，新任村支书的李敬白经村民直接选举，当上了村

委员会主任。

李敬白是乔李村第一代领导人的一分子，但确实实又是第二代领导人的中坚力量，在乔李村又一次遇到新的困境的时候，这只领头大雁又一次展开自己有力的双翅。

当时王运康已调离乔李到县上、地区工作了。艰巨的工作和窘迫的形势需要李敬白来挑起这副担子。

土地分给了个人承包，可偏偏有人不珍惜上好的条件，地坏了不修整，100 台水泵几乎全成了废铁，浇地用的铝线也大量丢失……

好端端的马场，才引进 20 多匹优种蒙古马，给了个人，马先后死光；100 多头猪的猪场也剩下了空场子；还有那座砖场，最早承包给了贾红保，贾红保又转包给别人，说是每年上缴 8000 元，结果钱没交上来，3 万元的固定资产也完了……

村干部们深深地懊恼；

李敬白难过得几乎掉下泪来。

该放的大胆放下去，实践证明不行的，该收的就要大胆收回来。

这个削瘦坚实，身材修长的汉子，产生这个想法后，态度是果决的。

李敬白清醒地认识到，集体经济是全村稳定的基础，也是增加村委会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条件。

他不怕得罪人，先从自己的“一家子”和亲戚开刀，大胆收回承包给个人的企业，并成立了村级合作经济联合社，由村委会副主任贾春保（小旦）担任社长，下设园林、副业、工业三个专业，实行专业生产综合经营。对规模大效益高的面粉厂、砖瓦厂、木器厂都委派村委会副主任担任厂长，集体控制产品、

产量、收入、利润，上交提留五大指标。把集体所有的果园、树木划分为 10 个责任区和 4 个护林片，成立了林业生产专业队，专人管理、定量计酬，当月检查验收奖罚兑现。对土地进行了再承包，每户除留足口粮田责任田外，允许劳力多的酌情承包经济田，而其余的千亩粮田由集体适度规模经营，为集体广开增收渠道。

这一年，企业转亏为盈，第二年起收入递增，还新开了花卉园，纺纱厂等龙头企业，这一年集体收入大增，固定资产总值达千万元，户均万元之多。

“想不到李敬白也是个铁腕人物”。村民这样想，心里自然有几分愉悦。

1988 年的正月里，春打六九头早该是春季了，北方的土塬上依然萧条冷落，西北风卷过单调的田野，黄土地在一片灰冷中冻缩着。

在乔李村的河滩，那是另一幅景致了。

河滩在村南沟里，涝河在这儿转了个大弯儿，冲出几百亩沙石荒滩。下一道长长的土坡，河滩便一览无余：上千人在这里推土造地，炮声、机声、人们的劳作声交织成一片繁忙乐章，平车和小四轮穿梭般拉土奔驰。这情景，你会相信么？它使人想到了严密的集体组织。

这就是乔李的精神：他们按照自己的特色我行我素。

村民们穿着过年的新衣服来到荒滩里，把石头全部拉走，再垫上三尺厚的黄土。天暖了再栽上苹果、梨、桃树，让荒滩变成几百亩地的果园。

或许你会问：现在村民们种责任田吃自己的粮，搞个副业花自己的钱，村干部们还凭什么管人家、指挥人家呀？这些年